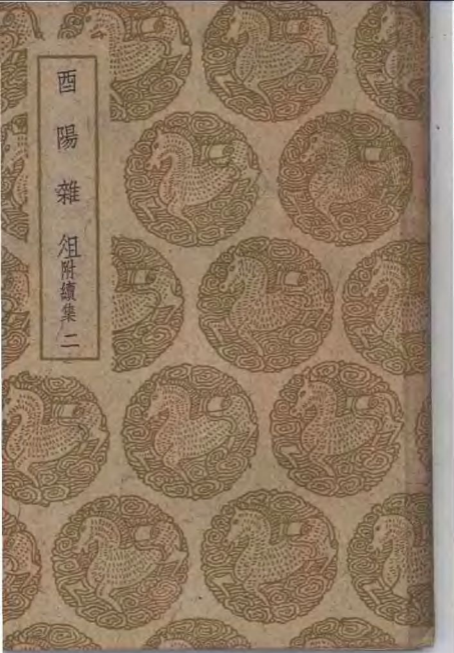




西陽雜俎附續集二





西陽雜俎
附續集
(二)



段成式撰

酉陽雜俎卷十二

語責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稱衛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壽。崔劼。溫涼舉少遐詠。薦其詩曰。蕭蕭一曰風簾舉。依依然可想。壽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麝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猶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容。」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肇師曰：「適信家餉致醞，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願更以多漸。」

寧王帝獵于鄂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扇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嚙上訴，治廳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暮，華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鄂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貨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徹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王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奏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

除惡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恭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元宗棋局畢悉持時一曰出。

黃鵬兒矮陋機惠元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

號曰肉尻

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潦向逢捕

賊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因下陪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權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卽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祕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風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軍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刀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刀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殿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蹙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盜鑄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

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元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屢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歸四字於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哀魏使李憲。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中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博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憲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憲曰。王夷師燔。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未有聞人。憲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置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遣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領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虻。殖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局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估勢。攘臂歐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具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

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尙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詳詞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元覽住荊州陟紀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璠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時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壘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鼓。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尙。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遠浴。訖。一曰。張起。隱几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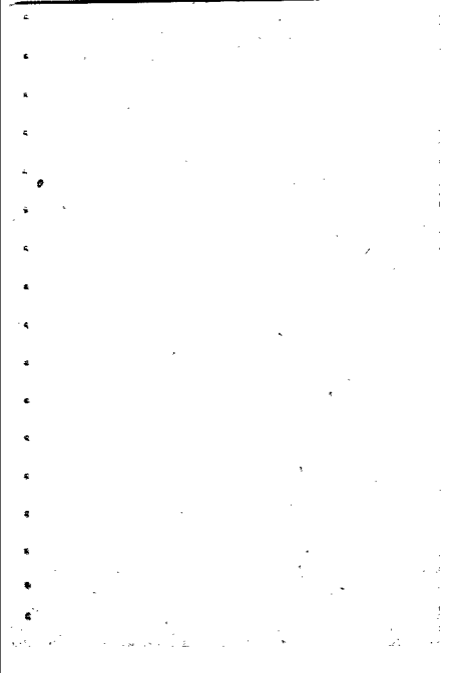
馬僕射傳中。旣立勳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尙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常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尙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聽之。始惑。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

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文成往相，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黑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縡，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縡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醮次，元宗見縡官位騰躍，怪而問之，縡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會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說微蝨擊鼠事，多至百餘條，子戲撫其事作破蝨錄。



西陽雜俎卷十三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人，茅馬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敍，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敍溫涼，室內二婢乘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敍。」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輿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肩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

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子襄陽顧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片勞。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館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彼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窆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看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草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革。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盞等。周之前用塗車。藟靈。周以來用備。

送亡者又以黃卷蠅錢菟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轆車。車古藟也。藟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懸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墻。

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儼。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儼。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土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齋鏡盞蓋。

襲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絳誦。故舊律發冢。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覆。

士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桑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

大銅鑲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轆轤車。剝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

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駭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麋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葦已下。婦人着髓。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盆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鐮。玉唾壺。

貝邱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週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僧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塋。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滄。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

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滄言作柏棺。莫作桑纒。吾地

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柏棺。主者曰。雖是柏棺。乃桑纒也。

南朝薨卒。贈予者以密。應看貂蟬者以鷹。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家。墓揭牋。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

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能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尙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卽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而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後。曰。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

元。曰。

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

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

一作

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棍五十。腰。

處士鄭賢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焚發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儲說。福州有宏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顛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顛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宏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四

諾皋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常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竄。下之駒撥。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兇而禍移。齊桓視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咸曰。卽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渾灑。狀如囊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作噴音。歌舞實爲帝江。形天與帝爭。

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

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謁。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允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報。第二星曰叶詣一作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一作拒。第五星曰防忤。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作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

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一名馮循一作循。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體生。丙午日鬼名擬彌。乙卯日鬼名天隨。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遠。辛丑日鬼名遜。乙酉日鬼名聶左。丙辰日鬼名天邊。辛卯日鬼名懸。酉歲

鬼名髮廷廷。廁鬼名項天竺。一曰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地鬼名側石圭。一曰井鬼名璽。衣服鬼名甚遠。神荼鬱壘領萬鬼。舊讎詞曰。申

作食。○狒胃食虎。雄伯食魃。騰蘭一曰食祥。攪一曰諸食谷。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磔。一曰死寄生。

窮奇。騰根共食蠶。王延壽所夢有遊光。○嬰殺。○諸渠。○印堯。○夔。○儉。○將劇。○摘脈。○堯。○堯。○堯。

寺。一曰幾。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郁息。見父憂悲。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

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

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逐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

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

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

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隴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練二條，自留一，一與

妃。妃因衣其練，謁王，練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練，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練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練，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練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常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決，相傳本海中，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聚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水宛一曰·穴·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以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諧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未有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

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南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一曰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飭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嬪。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而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跋波。目侵。烏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

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王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遺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問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波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闢天宮。光明透澈。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波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餒。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退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餒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籠數十如屋。滿中是餒。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餒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餒王一錢。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費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

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登微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攬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大如籬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遂涼。有胡蜂透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甌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顛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着于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常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

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囊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買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家而滅。遂鑿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買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舂鑪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饒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鑲。鑲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邱濬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燒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矍矍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撻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誤犯之。常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轡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勸勒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曠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嘩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

惚問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闌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靈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斂素而獲。卽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糶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尙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邱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鑽。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覓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洪遊蓬鶴山。裹糧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觀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覆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鈞鐸。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鼻滿一山中。相傳表長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正布。

將及晏，晏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網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酉陽雜俎卷十五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彘數人。尤能食鱸。常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鱸數疊。忽似哽略。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掉劉。因相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地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減半。又令家人圍中執一地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地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徒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鳥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椽。一椽空中。一樣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椽。中樞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遣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灑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

成窠。置蟲於中。沃置其上。少頃。蟲蠕蠕而長。窠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罷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誤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廚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掉。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市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蠟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纒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

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執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視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劉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楚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之。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爵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昏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設。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絃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晉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晉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晉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禪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鐵形。乃火其上。沃醴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晉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晉亦隨出。晉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晉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晉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攪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逼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盪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背。

水經注言此狗脊背。

西宮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

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遠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臨牆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醮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獮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獮。一名曰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曰一名濯肉。一名熟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壘。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殺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魘。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豬。都婦女爲人都。鳥。一曰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豬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壘法。山鶴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屨。治腳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鬪體拜北斗。鬪體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

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大。至皆頸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醜。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狼。眉長好着。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醫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巢。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息。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乘

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未。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關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一曰如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遇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砍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墨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冥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冥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驕卒。撲綠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

魅敢凌人如此。復被驚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騷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薪焚之。後亦無他。

京宜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筭。他筭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瀛釘。其蓋已落。蝦蟆卽驢矣。筆筭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沾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曰。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斫。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鑿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歎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

及五千詣默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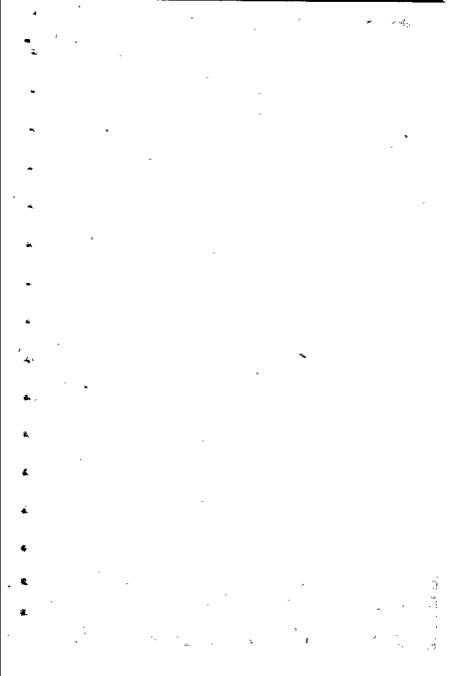
鄆州關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帶，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災祥，密令奴持鑊圍擊之，正當其腦，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尙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廁于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暉，語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其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癩，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迺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

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六

廣動植之一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或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培士培邱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蝦鬚，蔡謨不識彭蠡，劉縉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總敘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鳳生鸞，鸞生鹿鳥，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鹿獸，分麟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鹿魚，分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魃，元魃生靈龜，靈龜生鹿龜，日馮生元陽，元陽闕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鹿木，招搖生程君，一曰程君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海間生屈龍，屈尾一曰龍生容華，容華生靈粟，靈粟生藻，藻生浮草，甲蟲影伏，羽蟲體伏，食草者多力而慤，食肉者勇敢而悍，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無角者脊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一曰屬卻行，地屬絢行，蜻翅屬往鳴，螭屬旁鳴，發鼻翼鳴，蛭屬股鳴，榮原胃鳴，蠋三

十日而死，鯨魚三月上宮於孟津，鷓鴣向日飛，鱧與鱖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止鳴曰提，扶，麒麟吐鳴曰逝，一曰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爲守神。虎五指爲疆。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魚二千斤爲蛟。武陽

小魚一斤千頭。東海大魚。腫子大如三斗盎。桃支竹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木蘭去皮不死。荆木心方。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

名兵爪。蜀郡無兔。江南北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

種。鴉楚鳩所生。驢不。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蜚爲蠖。詩義以蝨爲螻蛄。高誘以乾鶴

爲蟋蟀。兔吐子。鷓鴣吐雛。瓜瓠子曰屨。胡桃人曰蝦蟆。蝦蟆無腸。龜。腸屬於頭。科

斗尾脫則足生。烏未孕者爲禽。烏養子曰乳。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皮已。虎齧衝破。乾鶴知

來。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蟆聲抱。蟬化齊后。鳥生杜宇。椰子爲越王頭。壺樓爲杜宇項。鷓鴣鳴

日向南不北。逃罔鳴元。壺盧繫項。顛。豆以二七爲族。粟累十二爲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爲瑞。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齊寧藤。穉葉爲三葉。孟夏

煞之。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木再花。夏有霜。李再花。秋大霜。木無故叢生。枝盡向下。又

生及一尺至一丈白死。皆凶。邑中終歲無鳥有寇。郡中忽無鳥者日烏亡。雞無故自飛去。家有盛

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見蛇交。三年死。蛇冬見寢室。主兵急。人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屋

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

耗。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生。妾媵有制。則白燕來巢。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

有蓋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嘗就上林合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棄語曰買魚得鱖不如食茹寧去累世宅不去鰻魚類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瀾編雖不足豪亦足以高檣櫓扶留可以忘憂白馬甜榴一實直牛草木暉暉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鶴江淮謂羣鶴旋飛爲鶴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鶴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雲激雨雨爲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俗候鳥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墮壞一十五處。

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井一曰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各

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正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嗟不食似持日

特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鵲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鵲鵲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不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險眨上獨此鳥兩險俱動如人目元宗時有五

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烏輒瞋目叱吒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

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

廟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鸛鶴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日晴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霽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

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鍊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鑲貫之。

鷓鴣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鷓鴣即鷓鴣相傳鷓鴣生三子一爲鷓鴣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奠鷓鴣酒鷓鴣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鳥羣飛食之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蚶蚶蟲延入

平州界亦有羣雀食之又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大歷八年大鳥見武功羣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尾有爪廣四尺三寸狀類蝙蝠。

又鄂州有白頭鳥乳鷓鴣。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黃素翼絳頰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

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鷓鴣羽色毛一曰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

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苦唼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喙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鸛鷓一名墮羿形似鸛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鸛鷓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也。

蔞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鷓秦中山谷間有鳥如鳥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人輒墜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

鷓。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犬若野鷓。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鷓鴣。

蝦蟆謔。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謔。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

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者所

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

也。

白澤圖謂之蒼鷓。帝嚳嘗謂之逆鷓。夫子子夏所見。寶歷中國子四門助教史適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

爾雅。言鷓鴣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舉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

衣輒蒙愛幸。

噉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

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

金都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都得帝王伶。

背明鳥，吳時越嶺之南，獸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崑崙鳥，出河西赤塢，狀似鳥而大，飛翔於陳上，多不利。

鷓鴣，狀如鷺，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鷓鴣，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鷓鴣鳥，形類鳥，背赤如丹，一名赤鷓鳥，亦曰阿鷓鳥。

調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兩人繼母有娠，乳娘乳兒，兒瘖，唯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西域有黑師子，捧師子，集賢搜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

尾拂，夏月，蠅納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

口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

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斃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熟插齒間卽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使無官人所憎嫉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譜眞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驚馬六尺。瓜州飼馬以糞草。沙州以莢莢。涼州以藜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大食國馬解人語。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體名有輪鼠。外冕。烏頭。龍翅。虎口。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瞳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戶肝名懸燈。亦曰雞舌綠。扶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蛟胡有
膏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踣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睡亂觸人銜烏角偏妨
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年接脊骨
一節

甯公所飯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旂古旂牛也三子因隨牛
牛所糞悉成肉酪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踐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
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
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
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載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
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
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阜嘗職于南海郡見船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

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鶴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馳性羞木。蘭籍明馳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馳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一曰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膝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纒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狼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狼。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狼也。

貍澤大如犬。其膏宜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猯。猯微外勃樊州。薰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猯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獾。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罽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運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爲希。

羆似黃狗，圍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

一云

則以草塞其尻。

羆，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羆。羆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獲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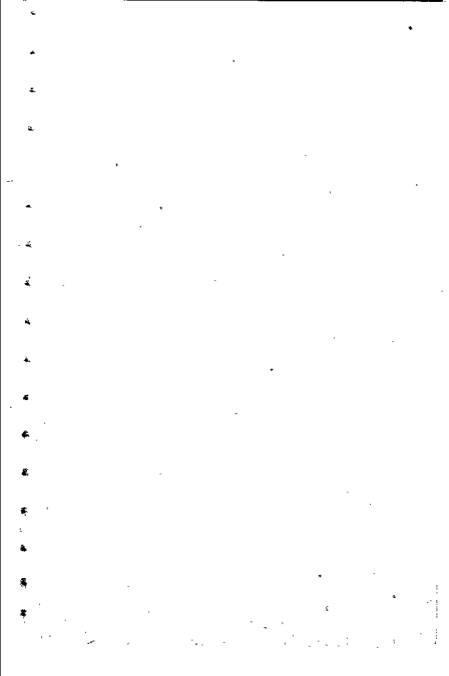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

髮。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灸之以菘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又僧元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鬣質

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十七

廣勸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翁水輒於腦穴盛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菩提勝說。

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製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鱗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從一曰。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

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釘。遇風則蚌前一鬚下釘。

鮫魚。凡諸魚欲產。鮫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鰮魚。章安縣出。出入鰮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

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斑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鷲。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鮫。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蠶。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蠶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蠶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蠶子。蠶千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卽凌雲空。息卽歸潭底。

溫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爲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鱧魚。濟南郡東北有鱧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鱧。

魚焉。

瑋瑋不再交者。虎鴛與瑋瑋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瘵。

一曰瘵。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蟾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能

蜜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螭蟬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蟹。奔蟹一名濁。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

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嗒嗒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懶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

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一曰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肢項。

數丸。形似螿。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蛙蟻所化。秀才韋翻一曰。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

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蝶。尺蠖。蠶所化也。秀才願非熊少時。嘗見鬱栖中壤。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

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

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繩。真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纒入穴中者。如索

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聞之。整若隊伍。至徒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

狀也。元和中。穀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

輕迅。每生致螻及小魚一曰。入穴。輒壞埵。窒火。蓋防其逸也。自後徒居數處。更不復見此。山人程宗

文一曰。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

吳公綬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蠶。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

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

蠶。蠶過輒翻蓋捕之。繼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蠶角亂爾雅謂之王蛛。鬼

谷子謂之蛛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蠶蠶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敲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

蠅。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蒼者能

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鯉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蝓。草中有蝓。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

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力毒每對一眼。底有翳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

莫有識者。

冷地。中王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斲息不可過。元宗詔南方取冷地二條賜之。她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中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圍栽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

白蜂窠。成式栢竹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蠶蠶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水蛆。南中水磔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虻。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槍。水蟲也。形如蛙蟻。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

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郗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傳之。後脚聶之。內之尻中。

蠹蟬。形如蟬。其子如蝦。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謝豹。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襄沈子常掘地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

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唧。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一本云。滄州俗呼爲搔。前太原有大而

黑者。聲唧唧。碎車。別俗呼爲沒鹽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鏡。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

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蠶。

雷蟻。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或云。雷人毒甚。

矛蛇。頭鼈身。入水綠。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腫毒。

藍地。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醴。反解毒藥。

蝻。長十丈。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蟻而不起。其脰上旬近

頸。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蝸鼠負蝨。巨者多化爲蝸。蝸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蝸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蝸。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蝸。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蝨。蝸常爲蝸所食。以跡規之。蝸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蝸所螫。蝸前謂之螫。後謂之蓋。

蝨。舊說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蟻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釀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螺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十八

廣勳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蠶。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蠶松兩株。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繅。南詔者不別。五蠶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磴亭子在城東。有兩蠶皮不鱗者。又有七蠶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蠶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覆。覆一曰覆。死曰箝。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蠶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隔一曰隔。狀如濕麪。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箝後。蟲齧處成

赤跡。似繡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

纒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茅筍。未成竹時。堪爲符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麝。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異木。大歷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

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川一

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異樹。裴約居常山。掘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

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贍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嗚吼。異常羣羊。異長。一日。明日

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

黃金色。牧羊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

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

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相

傳。元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

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鬪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石榴甜

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柿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秦漢時紫秦。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汗。可漆。或着衣。不可澆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自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薔薇花

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禱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

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

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

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顯建章。

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赤白棗。出涼州。大者爲炭。復一曰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葢。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椒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謂魏使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未夏涉秋。尙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邱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誓

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
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繁盛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根

凌雲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楨卽鍾藤也葉大者晉安人以爲盤

侯曠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

蠶齋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

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

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

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梨力叉二曰阿濕曷囉婆一曰西

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力叉漢翻爲道樹昔中天無憂王

剪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寶設

迦至王一曰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既以甘蔗汁欲其焦爛後摩竭國滿曹王無憂之曾孫

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元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望一曰。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力叉

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力叉多羅梨一曰。並書其葉。部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

多婆一曰。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顯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

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

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

不結實。剝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

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

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

紫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卽出紫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隨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曇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菴。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餠。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柰穠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

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墩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盧音遇令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

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味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

晨開暮合合則萎其子於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

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幕撥出摩伽陀國呼爲幕撥梨拂林國呼爲呵梨阿嚨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叢葉子似桑椹八月

採

穠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瓊勃梨嚨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

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

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詹默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

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

入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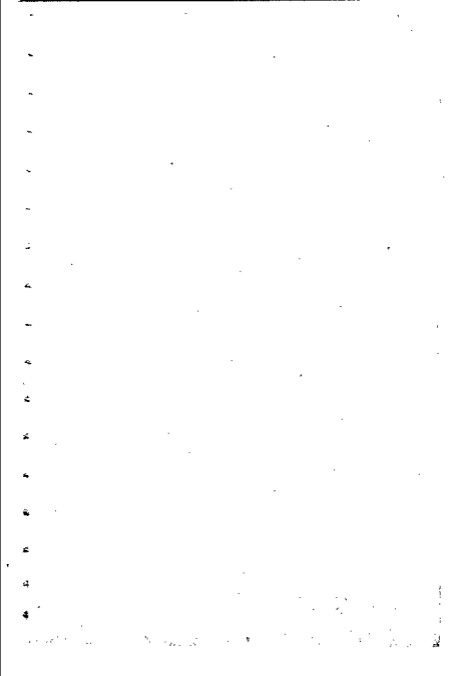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綫。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茶。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薔薇。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榛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甚香滑。

阿驛波斯國呼爲阿駟。拂林呼爲底桶。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梓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棗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酉陽雜俎卷十九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允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載柱獻之。

大歷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積。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

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剛一作星。剛一作網。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銀質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作實。實如桃。五色。名鳳

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白符芝。大雪而白華。五德芝。如車馬。菌芝。如樓。凡學道三

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食生。石芝。得地仙。

蓮實。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滿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椹子落水爲蓮。

苦。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布於塼上。色如藍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

改葬基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臥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蕪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窗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

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靈。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哀露。凌碧

瓦而舍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馭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綠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腰中修舍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綫，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廚。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

菱，今人但言菱菱，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野城菱，三角而無芒。一曰：刺。一曰：稜。菱一名水栗，一名礬。荇，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菱。元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晁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藟，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懿，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驟然而起，體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體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懿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尙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堅。筍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費紫鑷。輕粉朱紅。且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脈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土人

所食者合呼爲赤衛。

蜀葵可以緝爲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國詩云。寒瓜方臥壠。秋菹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卽景天也。俗呼爲護花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痰。根能治龜瘕。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元一曰元院中有其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裙如鵝繡。一曰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芋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枱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柱是栝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鑲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

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一曰柄幹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周一曰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着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真諸門上夜有人物一曰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蒂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章郎中從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繁聚之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蕊田布悅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鶴鷄巢在顛折視之葉

中有小鼠數十穉若皂莢子日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蘽。

老鴉箠籬葉如牛蒡而狹子熟時色黑狀如箠籬。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爲鴨舌草。

胡蔓草。生邑容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以

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淵。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鏡。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

蚩蟬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無心草。

盆飯草。卽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飯。其中有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蒼蘆。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落迴。一曰博落迴。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迴。因名之。

葯弱。根大如桮。至秋葉滿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婢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瓢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年進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禱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十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代竹皆向北有大樹雞如枯椿呼爲胡孫眼

廬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爲野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謂

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一曰兩葉狀如駢蓋子如元珠可以飾珮也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

四蓮其葉夜舒畫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畫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鳥翅俗呼爲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微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乘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墉一曰金之東。有菜名芸薇。類有三種。紫色爲上蔬。味辛。黃色爲中蔬。味甘。青者

爲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鳥目。食此則口悶不復動。東方朔言爲

小兒時。并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住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因乘

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劍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甸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靡

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二十

肉攬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鷹網日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杆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蟲好食網。以藥防之。有網竿。都杙。吳公。磔竿二。一爲鴉竿。一爲鶴竿。鶴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鶴。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鷲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卽於窠外放鼻。大鷲恐其墜墮。及爲日所曝熱。鳴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鼻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尙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葢鷹。呼葢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翅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鬣毛。其背毛并兩翅大翎。覆翎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鷓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鶴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鶴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鷺擊等一變爲鷓。二變爲鷓。轉鷓。三變爲正鷓。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爲正鷓。

白鷓鷃爪白者。從一變爲鷓。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鷓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微有黃色者。一變爲鷓。則兩翅封上及兩臆之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鷓。合身如雪色。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繡。鷓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於鷓。蟻脛並作黃白赤。是爲上品。黃麻色。一變爲鷓。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闊而短。鷓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縱理轉就短細。漸加臆上鮮白。此爲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鷓。此爲下品。又有羅烏鷓。雜麻鷓。鷓一曰鷓。

白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爲鷓。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臆前縱理變爲橫理。變色微淡。若無。臆間仍白。至於鷓轉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白。其鷓爪極黑。體上黃鷓斑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鷓。鷓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爲鷓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色。

一曰目赤色。實爪之本色白。

蠟脛並黃。當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又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頂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

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爲緣。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爲地。微微有繻赤縱理。眼黃如真金。鵞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鵞同。

散花白。鵞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鵞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減成白。其鵞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鵞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爲鵞。其色帶黑。鵞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爲青。鵞而微帶灰色。鵞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鷄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鵞色如鷄。鵞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鷄。而色微深大。況鷄爛雄黃變色同也。

青班。一變爲青父。鵞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此灰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班上有黑色。一變爲青。白。鵞雜帶黑色。鵞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

白。

赤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鵠。其色多黑。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人仍名爲黑鵠。

青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鵠。其色帶青黑。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黯。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縱理闊者。世名爲鴝班。至後變爲鵠。鵠之時。其臆縱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若臆前縱理本細者。後變爲鵠。鵠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刺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刺窠上。向鷹門。馬邑飛。代都赤者。紫背黑鬣。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虛邱。中山。白爛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班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房山白者。紫背細班。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檉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里。章武。合口。光

州。一曰。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土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黑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者。向章武飛。白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

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邱。中山。范陽。章武飛。青班。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班者快。向靈邱山。范陽飛。

鵝鷹。在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雖尤快。若目多眵。蛻不淨者。已養。雖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內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雙立。理面毛。藏頭。雖。長命之候也。

凡鷲鳥。飛尤忌。錯喉病入。又十無一活。沒在咽喉骨前皮裏。缺盆骨內。臑之下。

吸筒。以銀鍊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荳汁與白相和者死。

凡網損。搨傷。兔鷄傷。鶴兵爪。皆爲病。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柯古多奇。編祕籍。博學強記。故其撰多非耳目所及也。嘗于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祕室。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其博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梓其全集。與溫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爲嚆矢云。湖南毛晉識。